新京报
2012年3月17日 星期六

花甲背包客：过自己想过的生活

张广柱和王钟津在南极。 资料图片

从2008年始，63岁的张广柱和61岁的王钟津这对普通夫妇，花费约50万元自助游历了七大洲四十多个国家。三年前，从欧洲回来，出版了第一本偏重“攻略”的书后，他们又游历北美、南极等许多国家和地区，并将所见所闻所感一一讲述，汇集成《花甲背包客》一书。

近日，本报记者采访了他们。在采访过程中，两位老人精神状况健康，反应很快，两人之间的配合也极其默契，让记者感到，旅行让他们产生的“第二次恋爱”仍在延续。

《花甲背包客》
张广柱/王钟津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2012年3月

人活一辈子，要对得起自己

新京报：你们这一代人，还是从苦日子过来的，你们用现在这种方式出去，主动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快乐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补偿心理？

张广柱：倒没有那种想法。我们这一代确实是经历过很多事情，也是比较坎坷的，特别年轻的时候受过很多苦，但是始终没有说是回去补偿的那种想法.

我们是怎么想的呢？特别年龄大了以后，比如说有时候去医院看到有些病人，实际上他的生命质量太差了，虽然是活着，但是就是靠药物或者靠什么去维持，他自己又非常痛苦，还有很多老人也无所事事，退休以后，他并不快乐，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不愿意在家门口的小花园和医院里度过一生。

王钟津：我老这么想，人活一辈子，应该自己对得起自己。你总要有一些选择，在一定的时候，一定的机会，你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就是在任何年龄段，都不应该觉得自己老了就不去选择了。我就是要抓住生命的尾巴，精彩地活着。

我们见过一些这样的例子：有一些人，在领导岗位上很有朝气，但是，退下来以后，你发现他们衰老很快，动作很迟缓，反应也很差，连院子都不出，就在家里坐着。我觉得，这对人生来说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。你60岁退休，现在活90岁的人有多少啊，30年的时间，你要是在等死的过程中，太悲哀了。

钱，不是最主要问题

新京报：可能有一个现实问题，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经济上不那么宽裕的人，想和你们一样，但是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
张广柱：各人情况不一样，在北京的要做房奴的，主要是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北京工作的这一批人，他们因为父母亲都在外地，他们在北京等于是没有根，来这去打拼天下。

对北京人来说，大部分像我们这个同龄人，从经济方面来说并不缺乏这个能力，而且像有些人，有的一家有好几套房子，这在北京很普遍。

新京报：你们的朋友，同事，亲人，看到你们满世界旅游，非常快乐，很真切地感受之后，有没有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，效仿你们的？

王钟津：我们的朋友中，有一部分人有房子住，手里有钱，他们都有高级职称，退休金很高的，他们也是依然出去买东西就要算计，已经形成了一辈子的生活习惯，很难改。

张广柱：有很多人有触动而且想改变，但是这里面不光是经济方面的条件，还有其他方面的条件。比如说语言确实是个大问题，像我们这种年龄段基本上语言都不过关的。

再一个就是，我们的经验是一点一点逐渐积累的，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突然心血来潮，一下子就去周游世界的。我们一开始，是在北京周边山区去徒步，去露营，然后由近及远，太行大峡谷，四川四姑娘山，云南梅里雪山和西藏等等，然后才一步一步走出来。

王钟津：我们有些同学都是和我们同年龄，大家经历都是一样的，我们一块插队，实际上他们也都觉得这样有可能，因为现在都退休了，身体都还可以，经济条件也还可以，但是同时他们心里头依然很忐忑，也有特别爱玩的，他们跟团走，依然还是放不开。

张广柱：受我们影响的年轻人确实更多一些，这里的关键可能在于，年轻人更愿意选择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。

采写/本报记者 张弘

日本旅人 新井一二三

接过记者名片的时候，新井一二三的第一个反应是，“啊，我知道你们报社。”原来2004年的时候她来北京旅行，3岁的儿子一周都在发烧，她抱着孩子哪里都不能去，每天就是站在前门建国饭店的房间里望向窗外，报社的名字映入眼中，她就这样看了一周。讲起这个故事时她说，说不定以后可以写篇文章。

新京报：你在加拿大的皇家银行工作时，又一次实在觉得工作太压抑就辞了职，你在书里写道，那时候你在想，怎样在旅人和负责任的社会之间找平衡。你到今天这还是个疑问吗？

新井一二三：我很肯定，我一直是旅人，虽然有了小孩之后，出去旅行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就像那次我的小孩一直发烧，我只能通过窗户来看新京报的招牌。即使哪都没能去，还是留下了印象，肯定比没去好。

新京报：你在书里也提到，你是在北京火车站，看着站牌上可以开往莫斯科的列车，找到的世界入口。而你的先生又是在别的地方找到的世界入口，你觉得这个入口每个人要怎么去找？

新井一二三：去你想去的地方，这需要有一种状态，可能还是需要一个人去，要安静一点，慢慢思考、感受，肯定会找到的。你只要去寻找，就会看到。我在加拿大的时候，那边很流行冥想，静坐，闭眼睛，据说脑袋里会浮现前世。到底有没有这种事我也不知道，当你真的躺下来，你非得看什么不可，毕竟你也花了钱，也有个人在旁边问你。这和寻找世界的入口是一样的，要集中精神，慢慢寻找。

新京报：你也说人去旅行不是为了回来，最终的目的地是出发点和故乡。你为什么后来又回到了日本？

新井一二三：加拿大太冷了，我就先在香港住了3年，当时也想看香港回归中国。那时也有不同考虑，可以去台湾或者欧洲，但正好认识了现在的先生。我们年纪比较大了，看我们结婚他父母很高兴，就跟我说，去哪里都很好，但先在日本有个根据地吧。于是我们买了房子，之后马上发现有了孩子，走不动了。假如没有结婚，我也许不会回去。这不是我考虑的结果。

新京报：跟着现实走。

新井一二三：这个跟着现实走，是我到了加拿大才知道有“accpet”（接受现实）这样的词。日语里没有这样的说法，我以前不知道。你不愉快、不满意的时候，怎么去对付是不知道的。到了加拿大明白了，接受了就可以，一个词给了我一个答案。我回到日本，查词典，终于找到了这个词在日语的意思，日文是，你死心吧！

新京报：你也说过，你旅行多年的最大教训是，人间没有净土？

新井一二三：对呀，主要是看你自己要怎样生活，在日本很多年轻人，都是看大家是怎么怎么样，所以我也非得怎么怎么样，实际上不一定的嘛。你也有很多时间，回到家怎么过你可以自己决定。有了这种觉悟，在哪里过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。家家都有难念的经，在不同的地方问题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一样有问题。可以放弃的全放弃，只有绝对不能放弃的绝对不放弃，这是秘诀。

采写/本报记者 姜妍
实习生 江楠

新井一二三

新井是姓，一月二十三是生日，合在一起就是“新井一二三”。一个用中文写作的日本女作家的名字。上世纪80年代曾经在北京、广州留过学。目前担任明治大学讲师，定居东京，专职于中文写作，出版过《新井，心井》、《东京人》、《樱花寓言》、《可爱日本人》、《读日派》、《东京的女儿》、《123成人式》、《东京时刻八点四十五》、《我和阅读谈恋爱》、《无性爱时代》等。《伪东京》等书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。

责编 于丽丽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刘苏